



毕淑敏感悟心灵

毕淑敏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淑敏感悟心灵 / 毕淑敏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3

(中外名家经典随笔)

ISBN 978—7—5354—5361—7

I. 毕… II. 毕… III.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9850 号

策 划: 尹志勇

责任编辑: 何 海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 027—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027—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8.625

版次: 2012 年 3 月第 2 版

2012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

字数: 259 千字

印数: 1—15000 册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◎ 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

- 最大的缘分 / 3
- 友情如鞭 / 5
- 将心比心 / 8
- 性别按钮 / 11
- 爱的回音壁 / 16
- 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 / 19
- 无形容颜 / 21
- 幸福和不幸永在 / 24
- 虾红色情书 / 27
- 关于爱的奇谈怪论 / 32
- 精神的三间小屋 / 36
- 爱的喜马拉雅 / 39
- 家是有生命的精灵 / 41
- 婚姻有漏 / 43
- 为什么总是遇人不淑 / 44
- 世上可真有一见钟情 / 49

◎ 呵护心灵

- 心轻者上天堂 / 57
- 飘扬的长发与人生的幸福 / 59
- 轰毁你心中的魔床 / 63
- 何时才能外柔内刚 / 67
- 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/ 71
- 自拔 / 74



- 我很重要 / 76
流露你的真表情 / 80
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 / 84
像烟灰一样松散 / 86
怨恨还是快乐,这是一个问题 / 90
珍惜愤怒 / 97
提醒幸福 / 99
快乐之奖 / 102
变化的哀伤 / 103
寻觅危险 / 105
心理拒绝创可贴 / 107
呵护心灵 / 112
爱最怕什么 / 116
切开忧郁的洋葱 / 118
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 / 121
每一天都去播种 / 124
千头万绪是多少 / 126
保持惊奇 / 130
挖掘心灵第一图 / 134

◎人生笔记

- 自信第一课 / 139
造心 / 142
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独白 / 145
我的故事 / 148
看着别人的眼睛 / 151
写作是一种命运 / 154
与寂寞相伴 / 159
我的五样 / 162

- 妈妈的饺子 / 166
儿子的创意 / 170
非血之爱 / 173
没有墙壁的工作间 / 175
家庭的天平 / 178
仅次于人的动物 / 180
旅行使我们谦虚 / 182
银与福 / 184
人生有三件事不可俭省 / 187

◎美的感悟

- 关于思想和心灵的感悟 / 191
感动是一种能力 / 195
爱是不能比的 / 197
刺玫瑰依然开放 / 199
婚姻断想 / 203
我眉飞扬 / 206
今世的五百次回眸 / 209
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/ 211
爱情没有快译通 / 215
第二志愿 / 219
发的断想 / 222
性感的进化 / 224
做自己身体的朋友 / 226
宇宙乐园 / 228
天使和魔鬼的数量 / 230
心“是” / 234
未来和将来的区别 / 236



◎每天都冒一点险

- 请您从老板椅上站起来 / 241
忍受快乐 / 246
紧张 / 249
每天都冒一点险 / 254
坦然走过乞丐 / 257
研究真诚 / 260
校门口的红跑车 / 263
泥沙俱下的生活 / 268
最单纯的生活必需品 / 270
走出黑暗巷道 / 273
坚持糊涂 / 277
握紧你的右手 / 280
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 / 282
抵制“但是” / 285
做一棵城市树需要勇气 / 288

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



||| 最大的缘分 |||

这几年，“缘”字泛滥，见面就是缘。

在翠绿的伊犁河谷，一位哈萨克少女，高擎着马奶子酒说，尊贵的客人，世上最高最长远的缘分是什么呢？是吃啊！一生下来，婴儿就要吃。到不能吃的时候，缘分也就尽了。人们因吃而聚，因吃而离……

那一天，所有的味道，都被这句话漂白。

吃是笼罩天穹的巨伞。甚至从生命还没有诞生，我们就开始吃了。构成我们机体原初的那些物质：骨的钙，血的铁，瞳孔的胡萝卜素，头发的维生素原B₅，肌肉的纤维，脑神经的沟回……无一不是我们从大自然攫取来的。生命始自吃大自然，大自然是胚胎化缘的钵，这就是最洪荒的缘分啊。

出生后，我们开始吃母亲。乳汁是世界上最完整最富于消化吸收的养料，妈妈的胸怀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谷仓，遮风雨的帐篷，温暖的火墙和日夜轰响的交响乐团（资料证明，婴儿在母亲的心跳声中，感觉最安宁。因为这声音的节奏，已融入孩子永恒的记忆）。因为吃与被吃，母与子，结成天下无与伦比的友谊。这种友谊被庄严地称为——母爱。

长大了，我们开始吃自己。养活你自己，几乎是进入成人世界最显著的标志。填平空虚的胃，曾经是多少人惨淡经营的梦想。待统计到国计民生上，温饱解决了，我们就能进入小康，吃——此刻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成了逾越文明纪录的标杆。吃是基础，吃是栋梁，有了吃，一个民族才能在世界的风雨中扩大声音。没有吃，肚子咕咕叫的动静压倒一切，遑论其他！

夫妻走到一块，叫做从此在一个饭锅里搅马勺了。吃是男女长久的媒人和黏合剂。



普天之下，熙熙攘攘，多少酒肆饭楼，早茶晚宴，都是为吃聚在一处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大事在杯觥交错中议定，有多少金钱在餐桌下滚滚作响。

为了吃，人是残忍的，远古时曾尝遍了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所有生物。进步了，不再吃人。科学了，不再吃有害健康的食物。但人的好吃仍是无与伦比，毒蛇有毒，拔了牙吃。河豚烈性，剥了内脏继续吃。珍禽异兽，都曾被人烹炸清炖，吃了南极吃北极，先是磷虾后是鲸……人是地球上能吃善吃的冠军，狮子老虎都得自叹弗如。

吃到遥远的地方，吃出奇异的境界，是人类永不磨灭的理想。所以，人总想吃出地球去，吃到太空去，到另外的星球上找饭吃，这便是无限神往的明天了。

到什么也不想吃的时候，生命已到尾声，与这世界的缘分将尽了。所以，能吃是最基本的缘分，切不可小觑。与“能吃”的可爱相比，功名利禄都是泔水。吃亦有道，需吃得聪明，吃得正大，吃得坦荡，吃的是自己双手挣来的清白，吃才是人间的幸福。

珍惜能吃的日子，珍惜一道举筷的亲人。珍惜畅饮的朋友，珍惜吃的智慧。敬畏热爱供给我们吃的原料，吃的场所，吃的机会，吃的概率的源头……大自然与母亲！

||| 友情如鞭 |||

一次，一个陌生口音的人打电话来，请求我的帮助，很肯定地说我们是朋友（我们就称他 D 吧），相信我一定会伸出援手。我说我不认识你啊。D 笑笑说，我是 C 的朋友。我不由自主地对着话筒皱了皱眉，又赶紧舒展开眉心。因为这个 C 我也不熟悉，幸好我们的电话还没发展到可视阶段，我的表情传不过去，避免了双方的尴尬。

可能是听出我话语中的生疏，D 提示说，C 是 B 的好朋友啊。

事情现在明晰一些了，这个 B，我是认识的。D 随后又吐出了 A 的姓名，这下我兴奋起来，因为 A 确实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。

D 的事很难办，须用我的信誉为他作保。我不是一个太草率的人，就很有余地地对他说，这件事让我想一想，等一段时间再答复你。

想一想的实质——就是我开始动用自己有限的力量，调查 D 这个人的来历。我给 A 打了电话，她说 B 确实是她的好友，可以信任的。随之 B 又给 C 作了保，说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尽可以放心云云。然后又是 C 为 D 投信任票……

总之，我看到了一条有迹可循的友谊链。我由此上溯，亲自调查的结果是：ABCD 每一个环节都是真实可信的。

我的父母都是山东人，虽说我从未在那块水土上生活过，但山东人急公好义的血浆，日夜在我的脉管里奔腾。我既然可以常常信任偶尔相识的路人，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朋友的朋友呢？

依照这个逻辑，我为 D 作了保。

结果却很惨。他辜负了我的信任，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。



愤怒之下，我重新调查了那条友谊链，我想一定是什么地方查得不准，一定是有人成心欺骗了我。我要找出这个罪魁，吸取经验教训。

调查的结果同第一次一模一样，所有的环节都没有差错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每一个人都依旧信誓旦旦地为对方作保，但我们最终陷入了一个骗局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久久地沉思。如果我们摔倒了，却不知道是哪一块石头绊倒了我们，这难道不是比摔倒更为懊丧的事情吗？

那条友谊链在我的脑海里闪闪发光，它终于使我怀疑起它的含金量来了。

这世上究竟有多少东西可以毫不走样地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？嫡亲的骨肉，长相已不完全像他的父母。孪生的姊妹，品行可以天壤之别。遗传的子孙，血缘能够稀释到 $1/16$ 、 $1/32$ 。同床的伴侣，脑海中缥缈的梦境往往是南辕北辙。高大的乔木，可以因为环境的变迁，异化为矮小的草丛。橘树在淮南为橘而甜，移至淮北变枳而酸。甚至极具杀伤性的放射元素，也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衰变过程，在亿万年的黑暗中，蜕变为无害的石头……

人世间有多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，其中也包括了我最珍爱的友谊。

友情不是血吸虫病，不能凭借口口相传的钉螺感染他人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变是常法，要求友谊在传递的过程中，像复印一般的不走样，原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幼稚。

道理虽是想通了，但情感上总是挽着大而坚硬的疙瘩。我看到友情的传送带，在寒风中变色。信任的含量，第一环是金，第二环是锡，第三环是木头，到了 C 到 D 的第四环，已是蜡做的圈套，在火焰下化作烛泪。

现代人的友谊如链如鞭。它羁绊着我们，抽打着我们。世上处处是朋友，我们每天在各式各样友情的旋涡中浮沉。几乎每一个现代人，都曾被友谊之链套牢，都曾被友谊之鞭击打出血痕。

于是我常常在白日嘈杂的人群中厌恶友情，羡慕没有友谊只有利益的世界。虽然冷酷，然而简洁。

到了月朗星稀的夜半，当孤寂的灵魂无处安歇时，我又如承露的铜人一般，渴盼着友人自九天之上洒下琼浆。

现代人的友谊，很坚固又很脆弱。它是人间的宝藏，须我们珍爱。友谊的不可传递性，决定了它是一部孤本的书。我们可以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友谊，但我们不会和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友谊。友谊是一条越掘越深的巷道，

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。刻骨铭心的友谊也如仇恨一样，没齿不忘。

友谊是一种易变的东西，假如它不是变得更好，就是不可抑制地变坏了，甚至极快地消亡。有时，在很长一段岁月里，友谊似乎是一成不变的，保持很稳定的状态。这是友谊正在承受时间的考验。

这个世界日新月异。在什么都是越现代越好的年代里，唯有友谊，人们保持着古老的准则。朋友就像文物，越老越珍贵。

友谊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，砍伐它只需要一斧一瞬，培育它则需一世一生。仿佛也有像泡桐一样速生的友谊，但它也像泡桐一样，算不得上好的木材。当然，也有在刹那间酿出友谊的醇酒的，但那多需要极严酷的环境，或是泰山压顶，或是血刃封喉，于平常人是不大相干的。

友谊说起来是极宽广极忠厚的襟怀，其实又是很自私的。它的不可转让性就是明证。它只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单枪匹马的承诺，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，馈赠不得的。

在老家是朋友，到了深圳就不一定是朋友。穷的时候是朋友，富了以后很可能就谁也不认识谁了。小的时候是朋友，老的时候或许形同陌路。不信掏出我们每个人的电话簿，你就会发现，前些年经常联系的友人，现在已不知他们飘零何方。有些人已经反目，我们甚至不愿意再看到他们的名字。人为什么要不断地更换电话簿，我以为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友谊还需滋养。有的人用钱，有的人用汗，还有的人用血。友谊是很贪婪的，绝不会满足于餐风饮露。友谊最简朴同时也是最奢侈的营养，是需要用时间去灌溉的。友谊必须述说，友谊必须倾听。友谊必须交谈的时刻双目凝视，友谊必须倾听的时分全神贯注。友谊有的时候是那样脆弱，一个不经意的言辞，就会使大厦顷刻倒塌。友谊有的时候是那样容易变质，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，就会让整盆牛奶变酸。

友谊之链不可继承，不可转让，不可贴上封条保存起来而不腐烂，不可冷冻在冰箱里永远新鲜。

正确地讲，友谊是没有链的，有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小环。它为我们度身而做，就像神话中的水晶鞋，换一只脚就套不进去。它是一种纯粹个人栽植的情感树，树上只结一个果子，叫做信任。

红苹果只留给灌溉果树的人品尝。

别的人摘下来尝一口，很可能酸倒了牙。



||| 将心比心 |||

我做过许多年医生，见过许多濒死的病人。死亡给每个人画一个圆圆的句号。在这个句号之前，人们把自己的命运浓缩起来。

死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——有准备的死和没有准备的死。摔死就是没有准备的死，（当然在广义上除了极幼小的孩童，我们都或多或少考虑过死亡。）有准备的死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人们冷静地回忆自己的一生，犹如上溯一条绵长的河流。世俗的纠缠，在死亡的背景之上，它平素所具有的魔力，异乎寻常地浅淡了，人便格外地公允格外地豁达，有置身物外的超然与智慧。古人曰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指的就是这种时候。

假如就在这种时候，依然刻骨铭心地惦记着一件事，依然期望等待，不依不饶，那这个心愿便集中反映了一个人的个性，甚至是生命的支点。古人说的死不瞑目，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比如鲁迅先生临终前，说他对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的人，一个都不宽恕，由他们怨恨去……我以为这句话集中了先生的性格与智慧，死亡强化了真理的力量。

作家喜欢描写死亡，死亡是一个色彩斑斓规模宏大纵横开阖的舞台。

我守候过一个得癌症的女人最后的时光。她那么瘦，每说完一句话我都以为她再也没有力量说第二句话了。可她一直注视着我（有时也注视着悬挂在她头顶两端发黑的日光灯管），不停地走下去，她的秘密，她的向往……这是一个灵魂在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。

《女人之约》最初的意向就是在此时——在输液架下葡萄糖液极轻微的溅落声中萌动的——我知道我将在某一篇小说里，描写一个行将就木的女

人耿耿于怀的一件事。

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？我暂时还不知道。对于女人，也许有关爱情，也许有关事业，也许有关孩子……我也在留心，在寻找——这个意象便在那里沉睡着，仿佛一只潜伏着的猫。

我在工厂里呆过许多年，熟识许多普通的女工。我的医术虽不敢说是极好，但我是认真而和气的。也许是因了职业便利，（人在得病的时候也格外喜欢倾诉。一场重病相当于一次轻的死亡，更何况许多病原本就是由精神的创伤而起。）我知晓她们的悲欢离合，犹如熟悉我最好的朋友。

在工厂里，你不能不关心生产形势，因为它同你的饭碗密切相关。当清理三角债的风波骤起时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开玩笑说如果启用××讨债也许可以所向披靡……那话语中几分戏谑，几分嘲讽，几分无可奈何，几分叵测刻毒……

我思绪深处的那只潜伏的猫倏然而起——假如一个曾经有过污点的卑微的女人，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……假如她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为众人讨回了利益……假如她贡献出了所能贡献的一切，将会得到怎样的评价……假如……

假如很多……我静静地思索下去。

《女人之约》就这样从浓密的草丛中渐渐显露出来，犹如一条依稀的小路。

我想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，在她撒手西行的时候，最萦绕心怀的应该是自己的尊严。

不要以为普通的小人物就没有尊严。不要以为女人的尊严感天生就薄弱于男人或人类的平均值。不要以为曾经失去过尊严的人就一定不再珍惜尊严。

低矮的人格更渴慕高大，生过病的人更加珍重健康。

《女人之约》写的实际过程很快，只三两天吧。写的时候，只一味写下去，照鲁迅先生的教导，并不回头看。我写作的时候经常很没有信心，回头一看，便觉得一无是处，再也写不下去了。于是，咬紧牙不回头。

写完后，通起来一读，心情便很有了几分沉重，竟觉得眼角有几分湿润。被自己的作品所感动，在我是极少的，《女人之约》算一个小小的例外。



我觉得那个女人不安的灵魂,在云空中俯视着我,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吁出一口长气,安宁地远行。

我没有办法使笔下那位女厂长为女工郁容秋鞠那个应该鞠的躬。虽说女厂长是从我的笔下走出来,但她不会听从我的命令。

文中的一些细节,比如给普通人伪造一张高干入院登记表、策划什么时间让领导去与垂危的病人告别,都是生活中的我,确确实实认认真真做过的事情。

医生的生涯给了我的写作以巨大的影响,我今后大概还会写许多以生命为背景的小说,这在我,也是无可选择的。

有不少朋友对我说,看了《女人之约》,使他们想起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。我是少年时代读的这篇名著,以后再没有读过。(这真是一件憾事,我最近一定要找来再好好读一读。)在构思写作《女人之约》的过程中,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《羊脂球》。但我绝不否认,那些大师们的作品所给予我的源远流长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犹如我们每日的奔跑与跳跃,来源于食物中的热卡与能量。虽然不能确切指出某一步和某一鸡蛋有着对应的关系,但从总体上它们是息息相关的。

在《女人之约》里,我有意避开了男性,把它写为女人同性之间一个故事。两性之间是有不可通的地方的,犹如两代之间的“代沟”。倘若同性之间的不理解不宽容不尊重甚至蔑视,我以为必更胜于异性之间的伤害。或者说,征服异性较之征服同性要简单容易些。假如文中的女厂长变成男厂长,我想悲剧的成分就可能减弱。

我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大板块:在高原当军人和在工厂做医生。我写作时缺乏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,我只能写或者说只敢写那些我很熟悉的事情。用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:将心比心。

|| 性别按钮 ||

假如我们身上有一个按钮,可以随时改变我们的性别,我将在一生的许多时候使用它,让我们假设按钮的颜色,男性为红女性为绿吧,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素有红男绿女这样一个成语。

我想象自己的身体也许像交通繁忙的十字街头,红红绿绿闪烁个不停。

当我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,我选择女性。因为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:在女性特有的那两个XX染色体上,除了表示性别,还携带着许多抗病的基因。流产夭折的孩子多半是男婴,就是因了这个缘故。请别谴责我的自私,外面的世界这么喧哗美丽,我这辆小小的跑车,不能还没驶出车站就抛锚。

当降生终于开始的时候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男性。我要向人世间发出最嘹亮动人的哭声,宣告一个生命——我的到来。一个理由是女孩子的哭声多半太秀气,自己就听得没情绪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我的亲人们高兴。无论社会怎样进步,中国人还是喜欢男孩。尤其在产房里的时候,生了男孩的妈妈眉飞色舞,生了女孩的妈妈低眉顺眼……为了能让自己的妈妈理直气壮,为了能让望眼欲穿的爷爷奶奶喜笑颜开,我只好义无反顾地选择男性。这可绝不是向世俗的偏见低头,而只是想在出生的这一瞬间,带给我的亲人更多的快乐。

我在襁褓中慢慢长大。这段期间,做男婴还是做女婴都无所谓。在没有发明舒适的纸尿裤以前,我想还是做男孩好一些,享受干爽的机会比较多。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,这件小事不再能左右我掀动按钮。在这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,我男女不辨地随意躺在绵软的带栅栏的小床里,用小手追逐缓缓移动的阳光,学会对着使我们娱悦的事物微笑。我们脱离了母体的温暖,